

詩集傳通釋

八

詩卷第十六

朱子集傳

後學安成劉瑾



大雅三

說見小雅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大明會正大光明受
 釐陳戒子謂詩特舉其大端而三篇語皆雅會兩君相樂見
 樂也今意猶使人於其興詠歌親聞其中樂者乎然有嚴朝之
 齊莊王之積行李德業與所興明起詩意生民又推皇矣嚴重
 稷所大積行中大有功業由與大興明起詩意生民又推皇矣嚴重
 思齊追述麓大姁大有如姜之德武靈言亦文王御家觀之樂事
 為詳疑此入而燕處大樂之聲皆不可言武王之遊宮之樂乎
 若棧言廟或公用之朝武靈聲皆不可言武王之遊宮之樂乎
 或為之疑此入而燕處大樂之聲皆不可言武王之遊宮之樂乎
 篇為受釐之廟或公用之朝武靈聲皆不可言武王之遊宮之樂乎
 曉然矣釐之廟或公用之朝武靈聲皆不可言武王之遊宮之樂乎
 觀詩者但玩其辭之氣亦足識先王之雅道矣然善明白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下音烏昭于天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
 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愚按
 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義思齊抑各一則詞指有命
 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大明義思齊抑各一則詞指有命
 同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
 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
 成王命之由而歸美周公於成王三章則專家受命始於文王
 固由文王之始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下則兼
 周代商始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下則兼
 言事也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
 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嚴
 回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有餘年而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嚴
 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在陰也魄氣如神昭于天沒也精神在
 與而在為一聖人清上尊瞻之辭也昭于天沒也精神在
 天與而在為一聖人清上尊瞻之辭也昭于天沒也精神在

君臣同休亦可見矣或禍或福豈得而逃哉李迂仲曰
非特文王可謂至矣而不顯亦周之士皆得而顯乎其辭也亦世也蓋
錫其傳世永久而明不顯亦世之士皆得而顯乎其辭也亦世也蓋
言其傳世永久而明不顯亦世之士皆得而顯乎其辭也亦世也蓋
使周之臣子皆與文王之德澤無窮而其臣士亦非世相傳也嚴氏曰
休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為澤無窮而其臣士亦非世相傳也嚴氏曰
顛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而窮其臣士亦非世相傳也嚴氏曰
世不聞已之效驗也嚴氏曰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通叶于王國
克生維周之楨音濟濟禮多士文王以寧通叶于王國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輔曰勉則無怠敬則無他思語
辭皇美楨榦也榦者版築謂之榦榦今人築墻必立一榦木
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按
指周之士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
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

詩釋十六

之論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輔曰多士之生於周國之
天子之所使周之士傳世之顯者非才為先周之生於周國之
為周之所使周之士傳世之顯者非才為先周之生於周國之
矣自周成王之時言人之則文王之章述而文王之盛又待多士
士本由文王立國時言人之則文王之章述而文王之盛又待多士
以自養樂於植材勤於田反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
傳世之顯也北齊其言子孫傳世之顯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反古雅哉天命有商孫
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北叶蒲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緝連緝麻之
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
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嚴氏曰文王德容穆穆然
所難言者心之敬也故緝熙不足見故穆穆足形容穆然
以於發之緝熙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也

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嚴氏曰將墜厥緒不以文王為念則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左傳注曰告僕夫不敢斥尊
也事以呼蓋臣告僕夫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其皆因卑達尊之義乎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
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曰敏而士
將于周夫以殷所不敢違也而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
及矣夫故於此呼王之服蓋因而告之使周文王之德也最
可警也故於此呼王之服蓋因而告之使周文王之德也最
向所述孔子之言使宗室之憂思慘怛有念王之德也最
諸侯以殷後而美之亦宗室之憂思慘怛有念王之德也最
湯惟其仁也故天命而歸于商紂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
惟其不仁也故天命而歸于商紂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反
殷之未喪反息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峻命不易以

詩釋十六

五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眾也上帝天之
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
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
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李迂仲曰成王欲念
德而己能修德則可以長合天理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福則非有求待於外又言
於其間哉嚴氏曰自求多福謂求諸己而求諸天也
失天下之時足以配乎上帝矣操典禮命曰王也
又曰配上帝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
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此之
謂也嚴氏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也
念祖而鑒其民而天者命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也
業然周公猶也詩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武之
殷紂則不易詩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武之
鑒于殷紂則不易詩書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武之

反因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叶反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反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反

賦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

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

自絕于天武子曰知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

躬如家自毀國自絕於爾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昭義問

是接首章於昭于天與也令聞不已之意不日令聞而

曰義問者所以昭于天與也令聞不已之意不日令聞而

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

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胡適

聲無臭可尋萬邦自降在帝左右文王其叔回保不至

而過絕也此辭旨凜乎其嚴儀刑文王則德全矣則此

萬邦無所不信者也嚴氏曰七章申儀刑文王則德全矣則此

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

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輔氏曰一文王之詩

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專說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成尾亦

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成尾亦

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成尾亦

而文王之刑亦與天同帝所為即天之德也何已矣

能然哉以神亦與天同帝所為即天之德也何已矣

亦不文王即儀刑于天也文王之德已矣

儀刑文王即儀刑于天也文王之德已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

詩釋上六

六

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

詩釋十六

七

一端而言耳反覆丁寧言七章相粘綴而說不一也足也周公作此本以戒成王乎後世之君臣也子諸侯朝會之樂則又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也圖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也圖臣後嗣與五章言商之絕商為對言也圖法文而互言後之言商既以文王為對言也圖王矣而復言諸天之音律以為朝會之樂則又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也圖成王者告諸天下然後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世焉其意遠矣哉圖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圖聞之本也圖其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而不已其聞焉然亦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寶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

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程先生學法即所謂無以字為進德之階也其功於聖學多矣
心者法也即所謂無以字為進德之階也其功於聖學多矣
湯亦曰唐虞君臣相欽也為書五篇言於此者十有三者故言敬傳
創也然則成者固所在於此敬而德儀盈守日於此者十有三者故言敬傳
不敬也則成者固所在於此敬而德儀盈守日於此者十有三者故言敬傳
公可也則成者固所在於此敬而德儀盈守日於此者十有三者故言敬傳
召不告王他求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又曰王敬又曰王敬
乃早墜厥德又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又曰王敬又曰王敬
尤為諄諄對切也成肆王惟其疾敬又曰王敬又曰王敬又曰王敬
序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者推本之受命作周
造也造周之業猶康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
誥言肇造區夏矣也猶康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
天下所歸往天下三分而有其二則已受命作周
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

儒惑於織緯始有朱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
遂稱王而改元止孔氏曰中侯云雀鳳丹書入豐
西伯得書於聖王之德稱王改元正朔誅崇侯虎
受命改元稱王受命改元稱王受命改元稱王受命改元稱王
初命文王嘗出王稱諸侯我當分過也作邑知二因
命至大天武成乃曰我當分過也作邑知二因
王既得天武成乃曰我當分過也作邑知二因
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受命
有文王受命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受命
緯之說則亦雜矣織緯謂文王受命武王末受命
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衆人之心
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
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
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受命

只是天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
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皆謂
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
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云三子
其二夷齊義士殷也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
稱王是借紂始以國二子不非其父而依之
至武王伐耶泰誓稱喪三年有說者爾故以
命九人及謂武王受命喪三年有說者爾故以
元西伯即位改元而二年及改元乃上元而人
武王即位改元而二年及改元乃上元而人
大年其即位改元而二年及改元乃上元而人
命於元武遠矣而王紂未改元者皆妄也
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改元者皆妄也
天子也服事殷之文道固未可去而命謂之
親未觀武者後於泰誓三篇成文為王受命之
九

柴望蘇氏稱文殊王不可知矣
山二考氏問先儒歐公力予篇其承厥志武成
也當考此說先儒歐公力予篇其承厥志武成
來書如惟九說大統集予篇其承厥志武成
但書一說九說大統集予篇其承厥志武成
有這說九說大統集予篇其承厥志武成
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體自是不同了以服
事殷也只是一箇是當初三分天體自是不同了以服
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
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反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
王天位殷適的音使不挾反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
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
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
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下君之善惡不在

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為甚嚴也在此而明則達乎上人在上而赫赫在合明則在達乎天下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則殷適也今紂所居之方其不可保恃也所傳之正已者非天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焉馬耳命喪殷之首章專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

○摯音仲氏任音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日嬪申于京良反居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即反大音任有身羊反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反丁仲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日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墜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也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汭使為

詩釋十六

舜婦于虞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日自其父母而已然矣摯氏任繫於往而言之目也為王摯之配也今日大任擊仲氏之言行及其娠文王之目也為王摯之配也今日大任擊仲氏之坐文王為而明聖大任維德一事可謂百卒為周宗不誠莊子言大任章句足胎教大任維德一事可謂百卒為周宗不誠莊子言相承物述大任生王季大任維德一事可謂百卒為周宗不誠莊子言而賢故詩推聖賢生不禍然也其意深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加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通叶反賦也小心翼翼恭順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一篇釋厥在翼為勉不敬此篇須是心翼為恭慎其義雖
廣狹也昭事上帝之言自文王之來而文王之屬終日對越上帝
無回曲之息此時所以絕人受四方來而附之敬也一有曲則
此言文王之德便天絕人所與也小恭不事上帝受此誠之
運與天之周旋也一遂能懷來多福益其德不邪故能受此
方侯國之心則邪矣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昨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
之陽在渭之涘叶已反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
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
婚禮也大邦華國也子大妣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
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
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矣

詩釋十六

十一

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大邦有子倪牽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于渭
造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
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幣帛之
禮定其祥也
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配大如儀刑王之德可以繼天也非
其祥公在渭未為君也况乃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
周國自在渭旁不是出疆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
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
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維爾連四船方舟併兩船為特舟單

船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

也嚴氏曰五章述文王親近之事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良反子維葦

大商反丁子維行浪叶反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變伐

賦也續繼也葦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

生文王又生武王也王介甫曰生文王又生武王是謂

馬謂氏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中庸曰天之生文王必因其材而篤

也胡庭芳曰陳氏云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

續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葦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回將

故又言篤生王之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

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輔氏曰天監在下有命此文王言

詩釋十六 十二

其終也篤生謂天地儲蓄其精氣之厚也天之生聖人者

其所以命之變也言大行險而順者也大非和者之事而曰變伐

事也謂剛中而應言大行險而順者也乃所以大文王之德以商大

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也武王也嚴氏曰因天人之德以商大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興叶音上帝

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眾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

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

之詩紂眾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

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眾心猶恐武王以眾寡之不敵而

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不

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眾心之

同非武王之得已耳苟較強弱而計以如林之衆必來戰武王
當是時武王此方一設心為勉之計若上帝實林其心較計之私然
豈得而容哉此蓋設心女無貳爾心辭女與爾容皆指武王其
實則洋洋乎言見其心也同非武王學之當得爾容皆指武王其
恪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其左武王誓師曰受命于天既壽而康
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其武王誓師曰受命于天既壽而康
朕夢協朕十有于休祥一其武王誓師曰受命于天既壽而康
人觀是語也則疑矣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商固也知親誅之不仁
衆寡之不足疑矣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商固也知親誅之不仁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即鋪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音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即叶反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駟
馬白腹曰駟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彭彭強盛貌師
尚父大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
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曰王莽傳也注肆縱兵也會

詩釋十六

十三

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
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將又強盛代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
尚父佐文王為王之肅上將不崇朝而殺紂天休乃大清明
下清明復濁亂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天下本清而紂亂
如陰之暄復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天下本清而紂亂
穢濁之故伯夷洗而避之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紂流悉
清矣故武王泰公以避之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紂流悉
朝清矣故武王泰公以避之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紂流悉
蓋知其明故武王泰公以避之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紂流悉
篇章末伐紂之清事也於亂反正清而神已速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不見天位朝而通天下治明象之明也此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其端此章終其意唯以紂與武王觀之赫之難信而為章君之
遠哉豈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大明小雅之大雅則謂之小謂之一章言

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李大任之德以及文
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妣之
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
終首章之意由為美曰首章張本天人之理見殷七之
王其後乃又述文王也武王及君有明德則有成首章
命有文王季文王有則大武王有大妣有君則大有則文
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有武王之君則大有則文
危治亂廢興存文之機如影響形聲之于君則大有則文
也然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
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叔孫穆子之外傳魯語
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此詩言王李大任文王大妣武王皆有明德而天
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詩釋十六

十四

縣瓜反舊即民之初生自土沮反七余漆音古公亶

比也甫音陶桃復福陶穴瓜反未有家室

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

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

王也號古曰當殷末時猶尚質故亶父以名言之本陶窰竈

也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

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

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以下八章

是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下所言是也此其首章言瓜

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沮漆之上前微弱甚矣劉以

能土沮漆而國復興故綿綿以為民之初生也周國嘗幾亡矣其

後不絕其緒故綿綿以為民之初生也周國嘗幾亡矣其

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我狄之間公劉之篇說
公劉適邠其人言甚詳蓋不密已嘗失官而逃竄於公劉之
馬日公劉以前周生於岐周豐鎬之密奔竄而周民幾無生矣
故厥初生時自土沮漆又嫫此一初也而古公之時居於靈窰
窰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嚴氏曰首章述
也事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補叶率西水滸呼五至于岐下

五叶反後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呂東萊曰來朝走馬形容其
采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
也胥相聲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珠玉犬馬皆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
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

詩釋十六 十五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下
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鹿謂虎豹
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邑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
是以其所大養人者害人也吾以皮幣珠玉犬馬不期
也而狄人侵陵不以其忠厚而欲吾土地也幣珠玉犬馬
者害人之事也皮幣珠玉犬馬不期以其養人也
敢必心民之歸而強之也民特曰二三大王何患乎無
地以感其保民之戴也仁者自不庸釋如歸市以非其
有樂趨無動之毫勉也強之戴也仁者自不庸釋如歸市
蓋見得民之心始莫大於去邠民皆攜持而隨之固未嘗
此蓋民歸之迹則天命大矣

○周原膺膺武音董謹茶如飴移音爰始爰謀叶爰契計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董鳥頭
也茶苦菜蓼屬也飴錫反清也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烏

頭苗為之糖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儀禮所謂楚煇音
又音是也喪禮曰楚煇置於于其焦楚煇即契也楚荆
既下執之以楚煇之木燒之於焦音爵火或曰以刀刻龜甲
欲鑽之處也龜言刻開之曰擊刺也詩曰爰契我言周原
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幽人之從已
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謀及鄉士庶人嘗不卜然君臣既
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衛乃心鄉士庶人嘗不卜然君臣既
事後卜筮先人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
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于茲也日則止命其臣民以土
也功之時也既命以土功之時也于茲也日則止命其臣民以土
也嚴氏曰三章述大王定宅於岐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反羽廼疆廼理廼宣廼畝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止叶反上

詩釋十六

十六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孔氏曰據公官左中
乃以居其地置疆謂畫其地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
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
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輔氏曰第一二句
得言其營立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事所得耕治矣五六句
也嚴氏曰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居其繩則直縮六色
反版以載叶反節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孔氏曰司空之屬
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司凡用眾庶則廣
掌其政教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
先召之職故庶令徒役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
繩正之既正則束板而築也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所謂

也按人君國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外朝背市左祖右社中
屬皆在馬後一區左則宗廟市右則社稷馬左右名三都邑大槩
之規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市右則社稷馬左右名三都邑大槩
模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
下而上以相承載也之垣墉墉壁也宗廟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立室家則此章俾
規模而巳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章言遷三章四章
述將營宮室先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章言遷三章四章
耕種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
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

○馮扶冰百堵皆興馨音鼓弗勝
馮扶冰百堵皆興馨音鼓弗勝
馮扶冰百堵皆興馨音鼓弗勝
馮扶冰百堵皆興馨音鼓弗勝

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墉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墉堅聲
謂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
謂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

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馨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

○羊廼立象土戎醜攸行
羊廼立象土戎醜攸行
羊廼立象土戎醜攸行
羊廼立象土戎醜攸行

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
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書言天子
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天子之門語云衛有庫門皆無
氏因戴記有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天子之門語云衛有庫門皆無
應子迷謂天子堂郭門言魯以庫門為天子之門語云衛有庫門皆無
朱應子迷謂天子堂郭門言魯以庫門為天子之門語云衛有庫門皆無
畢應子迷謂天子堂郭門言魯以庫門為天子之門語云衛有庫門皆無

詩釋一六十七

而然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巴為文王之時矣呂東萊曰此文章
之意為專指大王猶事或昆夷則專指大山安義皆未安孟子曰此文章
或事以昆夷文皇矣帝省其柞安行道允始於大指斯為文帝其
王矣對自皇伯王然則業積施文屈伸之理始於大指斯為文帝其
邦作對自皇伯王然則業積施文屈伸之理始於大指斯為文帝其
於文乎耳蓋伯周家王然則業積施文屈伸之理始於大指斯為文帝其
謂孟子借此章首二章句以說文王鄭氏履成之遂也陳氏曰終
文未固其通文也王言矣盛而昆夷自服一於章後又神聖
其聞及首尾集傳既曰德盛而昆夷自服一於章後又神聖
孫實相其終也王言矣盛而昆夷自服一於章後又神聖
為文王之章則其通文也王言矣盛而昆夷自服一於章後又神聖
頌文王之章則其通文也王言矣盛而昆夷自服一於章後又神聖
王証之則此章通明矣大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已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居衛厥生予曰有奔走與疏

附聲上予曰有先息薦後下五反

宗伯予曰有禦侮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嚴氏曰曲直得傳曰虞芮

詩釋十六

十九

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
畔行者讓路耕鑿皆不及畔謂田如疆界讓畔則兩界之地
入其邑男女異路由右氏曰邑謂城中如避長制云道尊右故
也斑白不提挈雜氏曰有少者代官必推入其朝士讓為大
夫大夫讓為卿能則大曰有少者代官必推入其朝士讓為大
可以為大夫無則為大夫才止於士大夫者不敢二國之君感而
居大為之無則為大夫才止於士大夫者不敢二國之君感而
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
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熊剛曰大曰被
然興而歸附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說者以虞芮之質化自
餘國要亦道化之漸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
非謂有疆土版圖也漸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
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岐周之虞芮皆
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興起之意當

是一日之間虞尚質成而來歸者四予詩人自予也率下
十餘日其勢張威忽然見之如跳起予詩人自予也率下
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走喻天下
以王德宣揚王之聲使之武臣折衝曰禦侮臣能止折敵人之
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虞尚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
突者言昆夷既服而虞尚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
周者衆曰文王曰虞尚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
歸之猶不知文王之與外諸侯亦訟而物正也河內諸侯又
甚危也易云其文王與外諸侯亦訟而物正也河內諸侯又
家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
馬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
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有由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
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虞尚質之訟初非期於與一起也而其獨起之勢蹶然而動
此聖人之為事也非然亦豈深嘆其能致哉其故周公以為
臣之助也非然亦豈深嘆其能致哉其故周公以為
以戒成助王為多其辭諄諄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意臣耳固非
止為也人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意臣耳固非
而巳也

繇九章章六句

詩釋十六

二十

一章言在幽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
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
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夷孟子曰肆不殄厥愆亦不
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愆怒亦不當自墜九章
其聲聞之美孟子雖不能殄絕其愆怒亦不當自墜九章
遂言文王受命之事王則非文所謂於天命者蓋諸侯歸
辭者矣然亦推原之詞耳非則專美上文篇上三篇曰皆
謂其有改元稱王之詩也王則非文所謂於天命者蓋諸侯歸
則公述王以戒大成王之德而似及武王之德則大篇曰皆
追述大王大姜文王之德而似及武王之德則大篇曰皆
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德而似及武王之德則大篇曰皆
而保守業之盛以見成王之德而似及武王之德則大篇曰皆
序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彭氏曰周之始得天心自
之大歸周而一大詩王之得意大民始故序王之言也王之始
由之大歸周而一大詩王之得意大民始故序王之言也王之始

書所謂大王肇基王迹是也
大基於始而此詩推本受命唯至於虞尚質成者
遷岐始也然言文王受命唯至於虞尚質成者
蓋人命所歸也
即

芄芄薄紅棫反樸音薪之音濟濟辟王左右趣

苟叶此反

興也芄芄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迫音相附著反

也樛積也其乾而用之以待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

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芄芄棫樸則薪之

類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

向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我反玉歌髦士攸宜叶何反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

詩釋十六

二十一

璋瓚孔氏曰王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

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小事云凡祭一人左右奉之其判在內

亦有趣向之意我我盛壯也錢氏曰夜冠髦俊也輔氏曰

因助首章所言而我賦以足成其意俊壯之貌士至誠一見其趣於奉

璋助意先王之謂此章雖是賦體而其判在內亦有

趣向之意則此章雖是賦體而其判在內亦有

○溱反彼溱音舟音丞音徒音楫音入反之周王于邁六師

興也溱舟行貌溱水名王介甫曰溱在丞衆楫櫂于往邁

行也六師六軍也雅皆述王者未事故言六軍大言溱彼

溱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

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陳氏曰汲汲然及之不

又見不徒奉璋助祭之衆亦歸向之則人心之歸於文章

王一有所在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於文章

又可見矣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

紀歸事又向皆無異馬則文王章之振言也網外也

倬也倬大也雲漢為章於天因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為章於天因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斗與何同注訓胡字甚好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禮記

謂變化鼓舞之也跳舞躍之謂作擊鼓然自奮而有意人

商之末此世士氣是早說雲漢為章于天動之壽考豈不奮而能

成哉未此世士氣是早說雲漢為章于天動之壽考豈不奮而能

求也王如必者讀過便能起下章有故言人人非一日所以深

於文也王必者讀過便能起下章有故言人人非一日所以深

可為也王必者讀過便能起下章有故言人人非一日所以深

此壅滯已分人明更着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動之壽考豈不奮而能

皆當以嚴氏曰此地觀之六章所謂不盡意而興義凡言興者

此壅滯已分人明更着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動之壽考豈不奮而能

皆當以嚴氏曰此地觀之六章所謂不盡意而興義凡言興者

皆當以嚴氏曰此地觀之六章所謂不盡意而興義凡言興者

皆當以嚴氏曰此地觀之六章所謂不盡意而興義凡言興者

皆當以嚴氏曰此地觀之六章所謂不盡意而興義凡言興者

皆當以嚴氏曰此地觀之六章所謂不盡意而興義凡言興者

皆當以嚴氏曰此地觀之六章所謂不盡意而興義凡言興者

詩釋十六

○

追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其相勉勉我王網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其相勉勉我王網紀四方

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網理之為紀

縷之故理之舉為紀綱之目故網紀之為人者之意

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四作興底事功在夫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我王即純

四作興底事功在夫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我王即純

亦不已否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堅實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
章真箇是美資質真箇是相與我王之勉然不問夫美玉則能
其為誰先至於其文極深矣網謂張設之紀贊成其美則
自所追而勉自於治者極其深矣網謂張設之紀贊成其美則
其所以自勉於治者極其深矣網謂張設之紀贊成其美則
我王所以自勉於治者極其深矣網謂張設之紀贊成其美則
功使有此文器則勉勉不巳以維持有四方而網紀之也
使有此文器則勉勉不巳以維持有四方而網紀之也
功使有此文器則勉勉不巳以維持有四方而網紀之也

棧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
之德有以振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
謂五章言網紀振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
一六軍之維繫四方之民近臣無不歸之
之章言網紀振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
後章言網紀振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
網紀振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

詩釋十六

二十三

以下至於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序文王能官人也

序誤

瞻彼旱麓音榛楛音濟濟反禮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嚴氏曰不知也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
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
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
子則其干祿也豈弟言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
其爭也君子云爾彭氏曰非有藝植灌概之功特不使以濟濟者
馬耳君子福祿之盛非致力於其間也特不使以濟濟者
所中而巳此所謂陳氏曰豈弟君子求福也始末樂言而巳其
不乎人變而巳此所謂陳氏曰豈弟君子求福也始末樂言而巳其
異乎人變而巳此所謂陳氏曰豈弟君子求福也始末樂言而巳其
曰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也首章言文王受祿有以德致之也猶謂諸

氏曰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意蓋優游寬裕之則以為得
我之以理而已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為得
所道云爾

瑟反呼乙彼玉瓚才早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瑟縝容貌玉瓚圭瓚也圭為炳黃金為勺青金為
外而朱其中也孔氏曰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
鼻口酒從中流出謂之圭瓚瓚有八寸下有欒口徑一尺
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欒口徑一尺
則瓚承之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
使芬芬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孔氏曰秬黍為酒築鬱金
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鬱金為築以
鬱人掌和鬱鬯注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
之雖鑿中秬鬯是三月有花狀如紅藍煮之為鬯其花十
二葉為百草之英三月有花狀如紅藍煮之為鬯其花十
釀酒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

詩釋十六 二十四

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
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
於淫人矣嚴氏曰此言各以類應也次章言豈弟君子得則福祿自
然降下其躬蓋亦不待乎求之之意
○鳶飛戾天叶反魚躍于淵叶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鳶鷓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
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
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
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乎言其必
作人也孔氏曰鳶飛魚躍物樂其生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何不飛
人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以不自已也謝上蔡曰鳶飛

所疾天也詩人躍于淵此猶韓愈謂家川泳而鳥雲飛上各得其所言文王德自然而福祿之歸向之早麓之詩言人可也而盛言而亦上天作福祿之歸向之早麓之詩言人可也而建其有極之歛時人聚而用者何哉愚讀洪範五言極有日而此則福由是推之民也聚而用者何哉愚讀洪範五言極有日而人為之說得是位者則也早其身自歛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聖邦各修其德而為之

○清酒既載載力反節駢牡既備北叶蒲以享以祀織叶逸以介

景福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

受福也李迂仲曰君子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力報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力報矣

詩釋十六 二十五

興也瑟茂密貌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燎爨也或曰爨音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燎除其旁草使本茂也程子曰笏以柞棫所以茂者乃人

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反側皆大音任文王之母反莫後思媚反美記周姜京室

之婦反京九大上同如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尾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

大如文王之妃也孔氏曰大姜大任大如皆不稱大明皆尊

故也姜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按春秋傳毛管蔡

雍曹滕畢原豐師文之昭也井伯邑考武王十此章亦

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也

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

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王介甫曰觀列女傳

任而成德可知矣劉辰翁曰王母妻如此人所歸以有文王也

王之盛也輔氏曰棧樓齊又推之本而言也

聖母賢妃而天福之思遠助之推之深而然也陳少甫曰盛者此詩由

言文王將不其聖乎曰替使頑罵舜之文所以始而終之者

弟以御反牙嫁于家邦工叶反○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通音刑于寡妻至于兄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陳君卒

於夫婦之分使極如嚴馬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

其法近於忍不止於巽與也王晦叔曰大如雖賢非文王

全此婦德之懿乎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鄭讀如字

訓以迎也治天下國家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

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

可以刑于寡妻兄弟於隱微然後近者尊文王故神罔恫始

神人治國寡妻足前章之意其順序先公推其後德罔恫始

後踈也治國寡妻足前章之意其順序先公推其後德罔恫始

地無神而無不順言文王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于家邦也

子曰家齊而后國治始書大學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朱子

詩釋十六 二十六

亦嘗謂即刑寡妻至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南
兄弟御家邦之寡妻至兄弟御家無事乎推然其自諸彼而已蓋
文王之心國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自諸彼而已蓋
無非是以及國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自諸彼而已蓋
自固有序矣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嚴氏曰昭事神
明之德推之也
齊家治國也

○雖雖反於容在宮肅肅在廟貌叶音不顯亦臨無射亦音

保反叶音賦也雖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
與數同厭也嚴氏曰射如孔子云學不厭如董仲保守
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
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
其純亦不已蓋如是嚴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所誠隨
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寓而在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
亦自保守有悠久無息也陳少甫曰皆文王之誠也呂東萊

詩釋十六 二十七 之章而欲求所以格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字格可謂得此承

○肆戎疾不殄烈假反古雅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與此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囚及昆
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此兩句與不殄厥愠
不隕厥問相表裏馬按不殄厥愠不隕厥問大謂大其事也文
然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大謂大其事也文
公遭變不殄厥愠不隕厥問大謂大其事也文
家化庭之變不殄厥愠不隕厥問大謂大其事也文
訓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呂東萊曰文王之德如此故
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呂東萊曰文王之德如此故
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呂東萊曰文王之德如此故
聖光而不失其難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
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

也輔氏曰此章則撫其所遭之實事言之如昆夷雖亦不定數雖猶聖之人而有使無而不在我亦光式從心所終爾故言其大難是如聖人謂不能也勉從容中道也勉而中此章言而得至是則無以復所聞矣李迂仲曰後中道德哉不勉而中此章言而得至是則無以復所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譽髦斯士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文王呂東萊曰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譽名髦俊也巴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復何疑哉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孔氏曰言長者道皆言其效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人之美也輔氏曰此章則遠言其德盛而無斁故天下為士者得無名譽無大皆有而於其成也德之譽盛於天下皆及於成人之才之美也

詩經十六

二十八

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者然後為至者在易觀卦曰觀我誠為天地化生也則夫子續之乎內也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固不能不資助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反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郭叶反胡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上帝耆之增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各叶反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

序文王所以聖也

嚴氏曰此詩五章皆言文王所以為聖也

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固不能不資助也於大之聖翁曰文

能成物矣且刑于寡妻三四章皆言修身事也末章則不實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反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

國其政不獲郭叶反胡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上帝耆之

增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各叶反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

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

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程子曰頌云耆致也愚按耆釋文音
指讀如者定爾功之耆音增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氏輔
廓如匡廓之廓式此謂岐周之地也愚按一章至四章
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愚按一章至四章
則德五章之德八章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
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子程
定此泛言天佑下民如彼夏商二國不安定也天惟求民
夏其惡既等故配而君使之王天下商二國不安定也天惟求民
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
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焉輔氏曰皇矣
赫者言天之威明可畏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不顧四國之
心意所在也夏商之政不得其道則遂舍之而不敢顧四國之
易也則於天是尋究於是謀度者難傾覆之者易也

○作之屏必頌之其菑莊持其翳反計修之平之其灌

其柵音啟之辟反婢之其檉反丑其楛反居反叶攘之

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反古帝遷明德串反古患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氏

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或曰小木蒙密

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

柵行生者也啟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爾雅

注云今河傍赤莖小楊陸璣云生水楛積音也腫節似扶

老可為杖者也壽是也今人以馬鞭及杖今靈攘剔謂穿

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槩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榦

又可蠶也本草曰柘木裏有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

詩釋十六 二十九

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
混夷駭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
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
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章本周作宅
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
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
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
固而卒成王業也命曰此章首八句時事也後四句天
天命從也苗醫則其由天命時去人應則因其事治故
而修治之舉凡木則其除而拔去則攘剔之益叢樹
理而為之舉此辟木則其除而拔去則攘剔之益叢樹
大故詩人託辭以昭帝受上帝之命也命曰此章首八句時事也後四句天
主幸乎後天也乃言昭帝受上帝之命也
命文王而後此類也乃言昭帝受上帝之命也
帝省息井其山柞棫斯拔蒲具松柏斯兌徒外帝作

詩釋十六 三十

邦作對自大音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已叶羽則友
其兄叶虛則篤其慶叶祛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叶息喪反
奄有四方

賦也拔兌見綿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
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
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中道曰李氏云孝悌
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善兄弟曰
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知良能非因心而然也善兄弟曰
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
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眾矣於
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
季之時而已定矣見於林木之間有方興未艾之精神氣象
周之建國既得其地而為君者又得其人皆非人力所於
能為故詩人又託辭以為帝省帝作蓋有主宰之者也於

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
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
泰伯又知之逃之荆蠻於是聖孫以道足而濟天下非
文王之憎之也利欲子私臣父是聖孫以道足而濟天下非
有愛之而不為貪利欲子私臣父是聖孫以道足而濟天下非
受之至德也黃帝曰君臣父子之化不失乎中庸此聖
以能為基成王業從而不讓伯父王之志也後又有文王
必繼天之王志而不為一身之私也無以友其兄者乃
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也無以友其兄者乃
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
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强真氏曰王季之友其兄者乃因其
季使大友未嘗有遜國之事王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
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
之明不為徒讓耳彭氏曰王季乃能薦其慶而有成其慶於
使大伯讓國之美與之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
顯於後世者王季與之也

詩釋十六

三十一

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真氏曰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
閨門之內敬順休洽而固產祥降祖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哉
而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之報施其亦明矣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其心貊武伯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丁文克君王于况反此大邦克順克比
必里反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反既受帝祉音施以
反于孫子禮反

賦也度能度物制儀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
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
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刑不濫
故人為以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
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言
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輔氏曰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
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先生解以為人心有本然之

權度者蓋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文王之德
 謂是也者嚴氏曰明類充君者長之推比者一之順比是一意
 能此六者類者明也充君者長之推比者一之順比是一意
 曰邦則長則出於朝其類也充君者長之推比者一之順比是一意
 大王則其國耳以諸侯有號為王由小至大其言能之序如
 能為人長能為君故使之主此大邦又言能之序如
 民人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
 延及于子孫也嚴氏曰此及無王其德無有中道無毫髮之
 慊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孫也蓋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
 故能受命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嚴氏曰此及無王其德無有中道無毫髮之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反于願無然歆羨反魚宛徂共登於
 岸赫斯怒反密人不恭敢距大邦攻反卜侵阮反魚宛徂共登於
 對于天下五叶反侯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諄然命諄

之只是文王要德地便是理合德地便是天命之心天實
 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謂之帝謂者言文王之心天實
 知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
 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叔與
 畔援中有所離歆羨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姑入
 外有慕皆私心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姑入
 聲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徠也共阮國之
 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胡庭芳曰阮共距岐周不遠故
 翔路岐山縣與今鞏昌路寧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
 州莊浪路涇州皆隸陝西首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
 師之往共者也愚按二旅字祐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
 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
 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
 人力之所及也愚按二旅字祐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
 所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至而不溺於私心無所歆羨則剛大而有
 所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至而不溺於私心無所歆羨則剛大而有

詩釋十六 三十二

則使之二病不其心也輔氏曰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
而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
也誕先登於岸以涉水為譬也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
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於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
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
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呂與叔曰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
甫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無
王德之怒是乃與民同患而異乎說人起後無面却說不識不稱
順帝崇之則密皆得文王先有箇工夫初此非聖人之一私怒也故見
於孟子曰此密皆得文王先有箇工夫初此非聖人之一私怒也故見
文王征伐之始也胡庭芳曰文王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始非出於
已私

○依其在京良叶反侵自阮疆陟我高罔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阿叶反度其鮮息淺原居

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詩釋十六

三十三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孔氏曰鄉
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
阮疆而出以侵密嚴氏曰侵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
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計曰伐此詩於密言則密於人退歸矣
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師既按祖之眾則密於人退歸矣
故亦師出既不出疆而謂之侵也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
蓋亦師出既不出疆而謂之侵也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
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嚴氏曰文王以一西伯討
之私耶阮之不事而伐密獨不言者是遇文王之罪也
訊待也於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謂帝王其道出萬全者辭
戰也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謂帝王其道出萬全者辭
遽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謂帝王其道出萬全者辭
正威靈燄莫有敵者所謂程邑也輔氏曰而密人崇有
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萬邦之歸程邑也輔氏曰而密人崇有
嚴氏曰文王用廣其威德暢洽之歸者益眾非舊邑所歸能
容故也胡庭芳曰其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孔氏曰程邑在岐山之陽
天下故也

是去舊都不遠也愚按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
崇之心也後而作豐邑方伐之時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
之心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地矣詩人命發之其地於
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愚按亦隸陝西西路咸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丁大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
爾鈎援音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
也以猶與也夏草未詳呂東萊曰此句雖難強通然與不
類聲以色謂修大與變革也貌則法也仇方讐也國即崇也
弟與國也弟亦未嘗稱王一國為兄鈎援鈎梯也所以鈎
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陵下者也衝衝車
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

詩釋十六 三十四

縣愚按鄠縣亦隸陝西省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
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
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
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文王予懷爾
過者明德不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
色者故曰聲不色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大其聲則
不事外飾不長夏於以革則不縱私意不發大其聲則
德者文王之德心所得乎天之本體也大明也又實也愚按
以循天理嚴氏曰不識則謂之不作聰明也天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詩人稱自然若曰此崇事皆以帝謂呂氏曰此言文王
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
帝之則而非我也輔氏曰天下有其德可謂至矣然未嘗

暴著於聲色之間使其所仇為但夫文王不知順帝之則而此天之所當也命之使仇方也夫文王之順帝之則而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崇侯天人之喜怒皆文王之疑於報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文王之疑於報於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者也

○臨衝閑閑員叶胡崇墉言言執訊信連連攸馘反古獲安

安肩叶於是類是馮馬補嫁反叶是致是附聲叶上四方以無

侮臨衝音弗反叶崇墉叶分乞乞反魚乞是伐是肆是絕是

忽屈叶反四方以無拂叶分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

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

故取罪其不聽命也服罪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

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史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

詩釋十六 三十五

世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第第強盛也乞乞堅壯

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

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孔氏曰僖十九年左傳云因

執馘必嘗戰矣蓋知言文王伐崇之功緩攻徐戰告祀

羣神而告神明其罪告之神明也以致附來者而四方

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

之而不致是致是附仁也義以絕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

之至也非敢侮仁之至也德者其能之從之而不敢拂義

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

致附而全之也不降之時乎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

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愚按此其復此

所謂文王之師也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也

賦也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柶筍業柶上大版刻之
捷業如鋸齒者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刻如鋸齒所以懸鐘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也柶也所以懸鐘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牙其狀從然者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屬其文益若竹之有筍然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羽是也蓋虞所加鐘磬又壁所至飾周則極文后垂
氏三飾以龍具矣此崇有牙所飾崇牙而壁所至飾周則極文后垂
而三飾以龍具矣此崇有牙所飾崇牙而壁所至飾周則極文后垂
賁大鼓也亦釋文曰此崇有牙所飾崇牙而壁所至飾周則極文后垂
者徑四寸則其圍加三之一尺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三之一尺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五尺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理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
曰辟靡為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

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曰周言
文而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而有遂以名天子之辟
靡而諸侯不立焉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於辟靡作樂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先事樂作樂於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遊觀臺兩章自說也孔氏曰者為虞謂橫有植木其柶上橫木謂直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反徒河鼓逢逢薄紅矇音叟音

奏公 ○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反徒河鼓逢逢薄紅矇音叟音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坤雅曰夏小
為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鼉鼓非特有一文其聲
亦其鼓聲達達然象鼉之鳴也博志曰鼉鼓長一丈其聲
此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叟古者樂師皆以矇者
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
矇方奏其事也樂之更端曰申言鐘鼓九成靡謂之樂詠歎言不能已

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

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陳壽翁曰靈臺一詩辟靡之教寓焉道義之樂鼓之樂也

其樂也外靡教化矣黃實夫曰樂之本也

民樂其樂蓋至此矣而亦樂其樂有鹿魚鱉所愛而樂及其物也

曰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其物也

必得其遊於後朝有樂也嚴氏曰不違王暇食用樂是萬民理人

靡也又樂其鐘鼓之樂嚴氏曰不違王暇食用樂是萬民理人

有喜也樂其鐘鼓之樂嚴氏曰不違王暇食用樂是萬民理人

戴者深矣孔子曰鄭氏盡而謂文鳥獸魚鼈於此欣然

之所內教氏天春射靈饗尊事老五更在方七謂

及靈三靈或同處矣

詩釋十六

三十九

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靈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於京

賦也下義未詳嚴氏曰下武或曰字當作言文王武王

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

在天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輔氏曰下箇精神字

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哲王

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也其在鎬京則此章美武王能

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王配於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反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李迂仲曰武王所以配三后

而求以繼之也嚴氏曰康誥曰我時維世德是求故也起

用康又民作求林氏曰作起而求之如敏以殷先哲王之德而

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

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輔氏曰永言配命而

武王得一繼以對彼此字與書所謂鎬京者先其能起夫先世之

德而一繼以對彼此字與書所謂鎬京者先其能起夫先世之

一信即配天矣與夕之所能者命原於天而嚴氏曰亦宗而與世德

信也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配天而矣嚴氏曰亦宗而與世德

心服也王者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配天而矣嚴氏曰亦宗而與世德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求

詩釋十六

四十一

世德而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信者故謂其志述於其事也陳少南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之德者謂其志述於其事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後志之應侯維服事

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

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孝也嚴

曰順天故又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之孝者德

序一所謂能昭先王之永有功也輔氏曰武王六章下章都上

上既接成王獨四章之信又使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武

之既接成王獨四章之信又使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武

感也人皆戴武王而信又使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武

永言孝思說起而故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孝也嚴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是之順德即上世德作求世德作求昭哉嗣服又皆是孝者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昭漢

茲洪氏隸釋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

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氏

不繼先章又言武也如王此既明乎其繼先王之世武則已受天祿而

與集傳又說不止武也自來王世武則已受天祿而

武則能章明其為期武於後世使之繩其先祖武則已受天祿而

是則武章明其為期武於後世使之繩其先祖武則已受天祿而

言則武章明其為期武於後世使之繩其先祖武則已受天祿而

其先武章明其為期武於後世使之繩其先祖武則已受天祿而

似於亦通愚亦竊疑此詩作於成王嚴存之日也集傳以此詩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二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黃實大曰

則通神于明光於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能受天之

之祜也但秦以下有日其事則遐何通佐也蓋曰豈不有

猶此也耳千萬年相與佐之福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

助乎云耳千萬年相與佐之福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

言且下皆人將賀於周則世之不助也周家也為長久也

不徒賀之而尤之至也見來世之助也周家也為長久也

人心蕃屏王室之至也見來世之助也周家也為長久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輔氏曰首章言武王能中三章言

武王善繼述之法以孝又季文王首章言武王能中三章言

信之為天效大如致則其後世戴此誠故天能成王章言

王之成久受大如致則其後世戴此誠故天能成王章言

世德永孝思而合天已往後嗣於方來之惟本耳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

世德永孝思而合天已往後嗣於方來之惟本耳

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
非有誤也顯其非成王誦之乎特如酒誥所謂助成王之德
為武王之疑首又若下字武文並其言而此詩為又作於成王
時也則疑四王之於皆在果天矣武王配于下言句三指在天
而謂武王對其後益不重出武王存日其謚而語四句似據武
媚茲一人之意此篇功於成實夫曰中顯庸而此武王謂武
大者但泛言周家之武緒身不夫實存日中顯庸而此武王謂武
武王得天季文王之緒身不夫實存日中顯庸而此武王謂武
此詩言其孝思中庸言配孝者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而
王亦曰成也

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適反尹橋駿音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

烝哉

賦也適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烝君也此詩言

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豐鎬四章以上言文王遷鎬而首

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令聞也聲甚大乎其有聲也

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曹氏曰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

所以安民皆觀所以文王征伐皆求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

克君也哉其所以成耳此其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
鄂縣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邠者密
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嚴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已故有此征伐之功也

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寔盛程邑又不
足容乃作豐邑居之誠得人君之道也

○築城伊減反城作豐伊匹匪棘反居力其欲禮記適追

來孝或叶呼許六反王后丞哉

賦也減成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並去各八尺

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輔氏曰王也追稱也

故以豐而王后稱之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

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孔氏曰此述皆非急成已

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輔氏曰於城而

稱其城則規模本不大也然亦非是文王急於城陳壽曰

而苟作之也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也豐追孝于前乃天與前

上章言作也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志也豐追孝于前乃天與前

述之事者大故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志也豐追孝于前乃天與前

迷之子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志也豐追孝于前乃天與前

○王公伊濯反維豐之垣音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

反田 王后丞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呂與叔曰濯如滌王之功所以

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

王為楨榦也呂與叔曰文王建都邑而天下知所歸往皆

形之維翰無倚以為榦王日休曰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丞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於河績功也皇

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嚴氏曰統天下其大也一辟君也言

豐水東注由禹之功董氏曰周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

氏曰左傳劉定公見維水思禹美哉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

而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思禹美哉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

而以武王為君也嚴氏曰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河者是禹之功

詩釋十六

四十三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北叶蒲反皇王

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邠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於豐至武王又居於鎬愚按先儒謂岐在邠西北無百里邠里餘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中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觀四夷之來王非豐邑可容也故作鎬京馬以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遷鎬之意亦是如此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建國君

詩釋十六

四十四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良叶反維龜正盈叶反諸之武王成之

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則王志先定矣其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維王稽疑以汝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輔氏曰言武王則稽疑以汝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為與三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愚按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章為後所述論武王之後乃舉武王之謚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反鉏里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葉反里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
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
乎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則武王之謀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孫子謀以遺其
後世之敬者王介甫曰雖貽之或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
以謀非翼之亦不能以燕也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
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武王說雖不同也以遺孫
乎故不得不遷耳輔氏曰此章兩說之事則同也第二
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與體豐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
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
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

詩釋十六 四十五

非以力取之也輔氏曰每章皆言無已之意以結之者不
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而足耳孔氏曰為然後於居天
下宜也其事四章言文武王更在天下服四年將定鎬京安
後世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詩中言武王觀文王氣勢
抑載武王終竟少似一果實及武王待他黃孰自
來此度必不終竟少似一果實及武王待他黃孰自
落業而詔厥孫謀固嘗言武王待他黃孰自
益人亦言其意而武王待他黃孰自
詩允文有言其意而武王待他黃孰自
王而鎬京辟靡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武也一桓也一弛也
道也

序 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見下文其說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周公成王時

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人曰此詩之旨
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卷第十七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生民如何克禋音克祀

反以弗無子叶樊復帝武敏叶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

夙即反載生載育通叶反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

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謂姜嫄為高辛氏後

言之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禋也弗之言後也按除也

後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禋蓋祭天於郊而以先禋配

也變禋言禋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

南郊重其事也然祠禋之禮不知所始詩傳曰簡狄從帝

而祀郊禋則帝嘗簡狄之時已有神矣郊禋至高辛

之出以有吞卵之事以為禋之嘉祥天子親往后率九嬪

御御率九嬪從之侍御於祭焉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韞

音授以弓矢于郊之前也祝酌醴酒飲之於郊禋之庭以

其所生為男也其言祭郊禋之禮乃通言古者天

子有禮非專指姜嫄之事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

敏母音某敏字當為歌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音

也左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

居側室也記內則注曰側室謂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禋

見大人迹而獲其拇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足不

辛子孫之祀而得祀郊禋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

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

之始也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民也謂初生民則

本由后稷而起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功起於后稷故推

率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土者可以祖配天。故作此詩。

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

言其所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乎。

然也。曰初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

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

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

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

鼈物固有然者矣。天地泰和。元氣之會。神人之生。

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天下之理一而已。

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若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曰覆巨跡之事。有如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覆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不圻。宅不副。字逼反。叶

無蕃。音無。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養

居然生子。叶獎。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

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本草曰。生物最易。圻副皆裂也。赫顯

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圻。

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

之易。無圻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

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賦也。

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反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

賦見張子曰即非草一端可以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發立於田者或有一非治也

非治草亦謂之非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

未折也此清其種也種甲折而可為種也衰漸長也

上言未發盡發也 秀始穉也

秀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

批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批也

稷之母家也

遂以其地封后稷歟

言后稷之穡如此

序者則稷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前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耨者報之亦戒裂齒者報之亦齒

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

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馬奏夷則歌小呂舜大護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止

○誕降嘉種維秬音維秬維秠音維秠維糜音維糜維芑音芑

之秬秠是獲是畝叶蒲反恒之糜芑是任音任是負叶扶反

歸肇祀叶養反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

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谷曰天籟至神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

者也稷亦皮也恒恒之糜芑是任是負

稷黑黍也秠黑黍一稔乎二米

稷粟也恒恒也謂播種之也任有任也負背負也既成

獲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拒杯言其飲糜也。言任負互文可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章述后稷教人種嘉穀以供祭祀也。國也。后稷得國而始於祭則宗廟奉神之祀皆始於此矣。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或掄音由或鼗波我或蹂音釋

之叟所留丞之浮反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

以較蒲末反載燔載烈如字反以典嗣歲叶音雪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掄音由白也謂粢米

以出穀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浙米也叟

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曰擇士也周禮大宰及儀禮

射中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惟

齋戒具備也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備齋者散

除糞蕭蒿也脂胙律管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胙管藝之

使臭達墻屋也肸膻謂膻也與羝牡羊也

不用較祭行道之神也山行曰較以祭牛

諸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宗廟與較皆有

皆祭祀之事所以與來歲而繼往歲也七章末后

○印五郎盛音于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胡臭今反會時叶上后稷肇祀叶養庶無罪悔叶呼以迄

賦也印我也木曰豆以薦道醴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

天官醴人掌四豆之實皆有酒醴是豆為薦羞酒醴也

公食大夫禮大羹清不和實於簋是登為大羹也大古

之羹不調以鹽菜清者肉汁也清音泣

之備簋尊爵之實也

也

也

也

器也或言其器或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謂惟理與氣有

言其矣互相備也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無聲惟有理

此理則有真漢之間日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

稷必馨香酒醑必芬芳用敬用享此氣耳胡何臭香實誠

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

祭既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後稷也祭宗廟章言尊后稷

以配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

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

至于今矣後緒以相天故以功封部而祀宗廟天心眷之

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敬享蓋在此耳曹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

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矣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

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傳頌胙之禮

也歆固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若郊祀後有受

禮頌胙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漢書注祭餘肉也祭後有受

禮頌胙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漢書注祭餘肉也祭後有受

耳舊說第二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安第二章當為

十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呱訃路音韻諧協呱聲

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

次又三章已後七章已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生

是序事詩序那首尾要盡下武有聲等詩却有反

歌詠意思思此詩前三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

五章言后稷樹藝五穀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耕獲以供羣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不推原于天也

故推以配天焉
○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

興也敦聚貌方萌之時也也芒而直曰萌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

莫猶勿也且俱也爾與適同肆陳也謂謂曰推者說建老也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

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詩上四句四句以行葦與兄弟勿踐履是勿遠意也○

初而慤慤篤厚之意諷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肆筵設席叶祥反授几有緝御叶魚反或獻或酢才洛反

爵奠古雅反醴他反以薦叶即反或燔或炙叶陟反

嘉穀婢支反腍渠略反或歌或粿五洛反

賦也設席重平反席也謂謂曰筵亦席也緝御日筵藉之曰緝御侍也

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之使也其美御所

優老不斷其侍從謂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緇御進酒

於客曰獻安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謂曰爵客客受而奠之不

舉也學爵也夏曰醴殷曰學周曰爵所洗所奠一物也儀

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為摠於酒醴醴之多汁者也明也

肉汁也蓋用肉為醴特有多燔用肉炙用肝臛口上肉也

歌者比備於琴瑟也謂曰御獻壽飲食歌樂之盛也

○數音雕弓既堅因叶反四鍤音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

以賢叶反數弓既句古侯反既挾子協反四鍤四鍤如

賦也數雕通畫也天子雕弓謂曰鏃金鏃剪羽矢也鏃者鏃鏃之

也矢名鈞參駮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

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

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全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

是也投壺曰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

尚技藝也純並音全○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

賢德勝也左右皆執一筭以告謂曰左右均若左

滿也射禮措三挾挾一既挾四鍤則徧釋矣謂曰

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

則使一人屬矢不親挾也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

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懈無教無備佩立

無論言者也投壺註曰弟子實黨主黨年釋者也為其立

言遠談語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射以中多為雋以不

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此言既燕而射

中又以中多為賢後四句言射而貴華又以不侮為德中

多則燕精不侮則德盛

後為之射燕射於飲酒故王南以此為燕射於燕旅未

未終卒解元美爵獻酌尚多故

言酌人斗於黃者於既射之後

○曾孫維主如字或叶酒醴維醕如主反或酌以大斗

或如字以祈黃者叶果五反黃者叶必反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此詩

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為

成王則設矣。○坤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

與君。凡禮今此曾孫維主則醕厚也大斗柄長三尺。曰

以尊事黃者所以為厚也。醕厚也大斗柄長三尺。曰

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也。此蓋從

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如此之長勺也。

祈求也。黃者老人之稱。以祈黃者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

器物歛識。云用新祈萬壽。音古圖伯百父敦銘曰云云

用新眉壽求命多福。音古圖齊巨用新眉壽萬年無疆。音古

圖召仲弓云云。音古圖齊巨皆此類也。台，給也。大老

則皆有給文。音古圖齊巨皆此類也。台，給也。大老

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

祺。介，景福也。音古圖齊巨皆此類也。台，給也。大老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

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

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外首事黃者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此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遂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章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者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者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詩人段私與薛大帥上句引下句如行章是此兄弟勿字乃以真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以行章為仁及草木如以祈黃者亦是惟合之時祝頌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得字只是頌其高壽既乞言意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加反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

各行章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惠之厚爾亦指王也

而願其受福如此也爾亦指王也

但言德者蓋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行章末句云以介爾景福者特壽其君之辭也此言介

既醉以酒爾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郎反

賦也敬俎實也爾既將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

昭明猶光大也爾既將

也昭明猶曰天其明德也德極於光大則福亦極於盛矣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有倬公尸嘉告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昭明有

但言其明德而已言高朗見其然於事物之表言朗則

又見其中虛而表裏榮徹也昭明至於融所以加
施於萬方赫赫乎羣自無不見之也高朗則發於天地之
間無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
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
而曰願王明也故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

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
曰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
公尸也曹氏曰公君也謂后稷率公之尸其有曰皇尸者
皇尸也詩人互率之耳嘉告以善言告之謂故辭也蓋

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
公尸以此告之與曰宗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也
下報上道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
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箋曰靜嘉何叶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何叶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朋友指

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禮記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
之實客謂之朋友皆尊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箋
豆之薦既靜嘉矣美也執饗踏踏為俎孔頌君婦莫莫為

同孔張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各自收
敬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漆音
穆既曰既曰同義也其告維何問尸告之辭若何也
於人也祭祀之事母大於此二者人才自此至終篇皆述

尸告之辭其儀物之盛也威儀孔時止反君子有孝子叶贊孝子不匱求位永

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特牲

祝酌酒奠于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

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饌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

祝酌酒奠于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

醉酒仍真其解。賈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

賈者各則以濟濟然為主人則其親也。其行也趨趨以數。又

有孝子以舉奠。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孝子之孝誠

而不竭則宜求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

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觀其威儀孔時可

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求久不匱。代相傳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後漢柳氏事姑孝，姑曰：我老無以報而卒之，以從以孫子皆求錫爾類之驗也。此下章言胤嗣其嗣子之學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苦本反。叶。君子萬年，永錫祚。

故胤。羊刃反。

賦也。壺，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

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

無有外虞，歷萬年之久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此章分

七章所言即祚也。入章所言即胤也。此章率其曰：下章分

故錫之以善，莫大於此。胤，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胤，蓋亦各以

其類為報，如祭芬工。祚，亦各以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必附於人。○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

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因其曰：前章言祚胤，此章

胤維何？其實。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卒祚胤，此章言錫善而兼

先言祚耳。必發之，以其胤維何？下章述尸告錫胤之事，而

必發之，以其胤維何？蓋錫以胤者，必錫以祚，得其所者必

得其所者必錫以祚，得其所者必錫以胤，得其所者必錫以祚，得其所者必

○其僕維何？釐力之爾女士。釐里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賦也。釐，予與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主淑媛，使為之

妃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命有所附屬則不過予尔以賢女使為之如又隨之而生賢子孫焉且所謂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觀周家自大

而有大姜以來之事則可見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孫康多為言如華對人祝頌多以子

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

醉之樂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

明矣此所謂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

有孝子故由出予以女士而生孫子國家十萬世無窮

序失如上篇蓋亦為孟子斷章所誤爾

序失如上篇蓋亦為孟子斷章所誤爾

亮音驚驚於盤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歆既馨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亮水鳥如鴨者水鳥之謹愿者也

鷗鷺也涇水名爾自飲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

○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

之賓尸即用祭之日天子諸侯謂之釋以祭之明日○古

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饗其祭食以燕為尸之

此詩有故言亮驚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歆

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如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頌禱之誠耳來

○亮驚在沙何反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歆

既嘉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與也為猶助也

○亮驚在清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歆伊脯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五反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渚，酒之沛也。釋文曰：渚與左

以茅渚之而。渚，息汝反。沛，子礼反。

○**亮**，鸞在涼也。在八八。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叶平。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崇，水會也。說文曰：水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朝

也。崇，實下司字。崇，積而高火也。

○**鳧**，鷖在黃也。公尸來止熏熏，叶眉。旨酒欣欣，燔炙芬

芬。叶豐。公尸燕飲，無有後艱。銀叶

興也。壘，水流峻中，兩岸如門也。謂水鳥在水中央及水旁得

其所耳。在渚在澗，在壘在壘，皆水旁耳。壘，鳥在水中央及水旁得

從涇至壘，愈出不取。此貝之所以為美也。熏熏和說也。

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音章六句。寧安也。宜稱也。鳧居也。宗

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極其高大也。皆受言之辭。

重來為來下。彼路來崇，皆指今日言。亦無有受言則言。

其對曰：來則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而無其變。于

無有後艱，則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而無其變。于

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

同上

○**假**，嘉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

○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

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其美之故，樂之顯顯是明而可見。

之意，令德顯顯，然明著於民人，皆宜之。宜，謂心悅之人，德之

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為天子也。自天申之

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比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

孫之辭也賈夫高此章上四句即所以為網之道也是
不立雖強且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視其
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網又繼之曰天子之網其意不亦
淵乎願之詞則皆但言其適為天子者蓋主為王言之也
而此章又願其子孫之法賢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
惡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反百辟卿士鈕里媚眉備于

天子叶反不解佳賣于位民之攸許既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君東家曰泰誓云友邦冢

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東家曰泰誓云友邦冢
詩指諸臣謂朋友亦如既辭指助祭之臣為朋友也此解
情望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

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此
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綱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
之為江理之為紀下云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

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謂綱之
網二字又疊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綱絜張之為綱
理之為紀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臣下何持以為安也下

故在上者管束不來則臣下何持以為安也下
相通貫故在上者不解于此上下之情綱絜如一而血脈自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
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

之攸望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阜陶賡歌之意也書益稷
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遂哉又歌曰元首叢

明則臣下解怠不肯任事而乃事廢壞所以戒之也君
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
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內章章六句魯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
所以為願顯令德也二章四方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

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自人也至於二章之千福
百福子孫千億二章之受福无疆者又以此所謂受祿行
申之者也

序嘉成王也

即先生云大雅為受釐陳戒之辭則皆奉上之辭也
之辭也然然假然亦亦有戒意故先生不敢斷然以為
公尸皆竟擊之作但為疑辭于首章
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載于篇終也

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廩迺餼餼

糧音于橐音乃思輯音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取揚爰方啓行叶反

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豳曰后稷

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豳曰疆

積露積也餼食糧音稷音也豳曰稷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音輶和戚斧揚鉞音

輶音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泣

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公劉言乎其時則

勤以勉其說蓋召公之所素信也七月之志必以治

是也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

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裏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

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

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自康於西戎用安能壽壽父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

思輯用光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好都也經理之

矣其後武王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脩外攘皆同此

耳實矣夫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
民之精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心可見矣蓋
子曰故君子有積善行而有義也然後可以安方啓行
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也然則公劉之治國已與百
姓無不足之患也曰東門曰公劉力治厥備然後
拓土而居之國都雖迂向之疆場積善固在其內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求

嘆他安陟則在嶽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逆反之

維玉及瑤音韋反瑋音韋反容力招反

賦也胥相聲也庶繁謂民之居者眾也順安宣徧也言居

之徧也無求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嶽山頂也舟帶也韋刀

韋音也瑋刀上飾也韋音韋容刀容飾之刀也

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韋瑋之中容此刀耳容臭如香

臭者香物若蘭之屬亦以香囊○言公劉至幽欲相土

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耳○言公劉至幽欲相土

以居謂眾且繁矣○言公劉至幽欲相土

既眾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茲思其舊也

○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矣曰公劉始於草創而

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

也其亦猶詩四章言居民而五章六章言作宗廟居室

也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

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繁者言民之來遷者既眾且多也既順乃宣者言民之來

居者既安而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而無求矣也自矣此

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

事言其後民之所以即其安者由公劉初時躬執其勞如

也此故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音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

賦也溇大觀見也京高立也師眾也京師高山而眾居也

時語語

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

也王都于京則謂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

本號而於之猶晉云新絳故絳也魯遷洛邑亦謂之洛師

正京師之意也曰公劉營邑于邠亦是人煙繁盛之地

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壘峙是也

廬寄也旅

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

相字亦厚於民故也

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

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

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踳踳七羊濟濟于禮俾筵俾

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交

反食之飲於之君之宗之字為韻

賦也依安也踳踳濟濟群臣有威儀貌

詩經十七

陪俾使也使人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

不字義曹群牧之也以承為殺用為爵以

質也也其飲也酌之必隨而巳其食也宗事也主也

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官室既

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群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

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

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

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東萊以為為之

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及

立宗事也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也繼祧之宗繼祖之

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祖五世則近者小宗也皆所以

有因有家之重者如

○篤公劉既長既景楚罔相其陰陽觀其統

泉其軍二軍音丹叶度待洛反其隰田徹田為糧度上其

賦也溥廣也言其爰夷鑿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

景以正四方也類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岡登高以

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北為陰廣谷大川有

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

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

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恐未必是計畝而分日亦不可

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目或但辨則

通力治則各得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

脩之耳謂有治至周而大備蓋周之法也周之法以盡粟

十夫有溝部都用助法八家同井總謂之徹也謂用貢法

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盡粟周之法以盡粟

徹法皆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

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適

人之居於此益大矣軍三軍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郊居

允荒一語贊其盛也○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止

基迺理爰眾爰有叶羽夾其皇澗溯其過反古澗止旅

迺密反居六之即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

定也理疆理也眾人多也有財足也溯鄉向也皇過二澗

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職方氏云

涇水注云在鞠水外也○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

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

室史記言自條沮渡渭取材用即此止其於此矣

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

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為鞠而居之而漸地日

以廣矣曰其終之富盛也

其事也此以上叙其始之定居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復脩其業故周室以興也

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

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

政焉於是成王始將蒞政而召公為大保周公為

大師以相之

成王即位不能治事是以周也其後七年歸政成王於蒞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

其為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

公凡伯仍叙放此

洞酌彼行潦音老挹彼注茲可以餼音反饘音昌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音甫

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音老饘音昌黍米一

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饘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

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

此尚可以餼饘音昌道音老上流潦黃濁不可飲然蓄之大

有用况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字

聲也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音昌

尊親已如父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能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
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貝下兩句豈以疆數之故有父之尊
弟以除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
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
之母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音雷其第君子民之
攸歸叶古

與也濯滌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古變反叶豈第君
子民之攸暨許既

與也既亦滌也既意也
攸暨謂為民之所安息也皆所以
終首章父
母之義也

洞酌二章章五句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有卷者阿與歌飄風自南叶尼豈第君子來游來歌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第君子指王也豈第君子
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矢陳也
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第言人
此詩舊說亦召

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
以為戒此章總叙以發端也豈第君子
南言其時也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
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
而歌之故公因
陳此詩以為戒

○伴音莫音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第君子伴爾彌爾

性似先公在由矣

賦也伴與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

命也首終也○言爾既伴與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

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曰與樂曰國家閑暇君

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伴爾

者祝辭也祝之所以戒之也曰伴爾成王於此優游

當此間暇而來游于此也優游亦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

而自得其休也豈第君子呼成王以為樂易君子也觀成

王間暇優游於此則其樂易可知矣伴爾東萊先生以為

探得是也亦善也性則其樂易可知矣伴爾東萊先生以為

公以來善始善終也既曰祝辭則祝其壽考福祿宜自此

也然於此見了公得保傅之體不過林不溢美之意自此

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

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讀為之痛哭流涕如禍

患之迫乎其後蓋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大過而無優游

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

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

○爾士字取反符版章亦孔之厚叶根口腫矣叶二反其弟君子

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口腫矣叶二反

賦也取章大明也或曰取當為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

士字取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

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弗反方弗祿爾康矣反其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純嘏爾常矣賦也弗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曰與樂曰自一章至此皆

然成王所以祈爾性而似先公之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

以既安矣因又祝之壽考而常保其純嘏也福祿致之若

易保之尤難上三章皆極言其壽考福祿以廣王心而歆

動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則其言

入之易而感之際也召公可謂能及所保之道者矣

○有馮反

有襄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其弟君子四方

有襄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其弟君子四方

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已者謂行道而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

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

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

躁而消其邪日政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求賢不取

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

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无才德之分如

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辛八元八凱取人以德无才德之分如

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

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

上章福祿之由也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

如予欲有為汝翼之翼呂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故又

謂焉實者有德之人也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

慈王德无德則四方以為法則四方以為法則則可以居

大位而无亦受天祿而无窮矣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

而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

年介尔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子

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

未有不自得人始也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叶無其第君子四

方為綱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

賦也顯顯印印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

望威儀可望法也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承上章

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

印如圭如璋而四方以為綱矣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

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溫然也令聞善譽之美也令望表儀

以臻此也夫如是然後為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

四方以為綱領也謂引以翼引君以當道之引翼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鸛鳴于多吉士

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諛，所以從此奸人也。書所謂未面從于孟子，所謂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前覆邦家之人也。謹欽東之意。

憐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曾者，遠近之勢如此。○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本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蘇氏曰：厲王暴虐之君也。則民之勞苦，能適而王室定矣。可知矣。乞可，小廉者，猶言度幾其可使

之小廉也。夫暴虐之君在上，則時必有无良之人肆為詭隨之計。以行其寇虐者，故同列之君子，專以此相戒。无詭隨則无良之人不敢肆而寇虐。无忌憚之人亦且消沮退縮而无所容。如是然後遠者自然得其安，近者亦自然

者維无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无良之人肅而寇虐无畏之人止。然後柔遠

能適而王室定矣。可知矣。乞可，小廉者，猶言度幾其可使

順習而无所爭，而王室定矣。若肆詭隨寇虐之人，則國家日益多事而遠近皆不聊生矣。王室何由安定乎？詭隨者必无良之人也。寇虐者必无忌憚之人也。柔遠能適與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一曰：相與。二曰：每章首言民今勞，師始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它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迓而我王定矣。

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後言柔遠能迓，此成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迓而必曰：難任人。詩言柔遠能迓而必曰：謹无良。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十六世孫也。厲王

名胡，成王七世孫也。康王、康王、昭王、昭王、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王、九世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及孝王、故七世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隨，以謹愒悛。

女交反，叶。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

為王休。

賦也。速聚也。愒悛猶謹也。諱也。或曰：諱也。勞猶功也。

言無棄爾之前功也

言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

國者民之所聚也謹謹乃誠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无棄尔勞者蓋同列平時相与為國家慮者固已休美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是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為惡宜有窮極也无繼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无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

賦也惕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

子而式弘大

賦也惕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

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繼詭隨

春秋傳荀子書並作簡音簡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周極，謂萬國也。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摠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无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始也。正反，反於正也。周禮曰：正者，敗而巳。未及反而為不正。若創置天下，其可得而正邪？每章言愈切而愈深。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汝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為王意以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勞止，謂此中國者欲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无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覆勸之之詞。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周禮曰：此詩以寬治民，以嚴取友。曰：緩曰惠，寬而不擾也。曰：无縱，曰：以謹，曰：式遏，嚴而不怨也。

召穆公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當簡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

管，不實於言。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瘁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實誠也。

○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

但責之益深切耳。朱子曰：此詩為切責僚友用事。信然。國語曰：厲王无道，召穆公刺之。王與上篇同味。詩意而力救之，顧乃不自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誘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此章首

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為

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

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常道也。道其

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今天既盡反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話者言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為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言不敢不為謀。不至不遠今也。出言則不然為猶則不遠則棄至管管可知矣。既已棄至管管則所為皆虛妄故曰不實。於言不實於道不遠。皆虛妄者之所為也。言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反其常道矣。言為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

同有恩義也三四句言其不有於我也五六句異其察也七八句欲其警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謹謹小子蹻蹻

匪我言耄莫報反叶爾用愛謹多將煇煇不可救

藥

賦也謹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謹謹欵欵也蹻蹻驕貌

謂曰說文蹻蹻率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蹻之是驕之意○

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

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

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謂曰此章責之又深矣一二句戒其不可慢天也三四句戒其不可忽已也五六句斥其病也七八句危其禍也

○天之方憤無為夸吡威儀卒迷善人

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貞

西曾莫惠我師夷霜賦也憤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

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殿屎呻吟也葵揆

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嘆聲也惠順師眾也○戒小人

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儀盡悔

老慢賢善人則如尸而不復言語矣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

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天之牖民如堦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

無曰登牖民孔易夷益反民之多辟亦反無自立

賦也牖開明也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

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

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

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

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

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

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

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

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

填唱而麓和璋判而圭合凡氏曰半圭為璋合二璋而成圭取求攜得而

無所費言求之即得而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

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

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本明之天性者固甚易導

之以邪僻之人偽者亦不難因開之易而謹導之方可也

豈可導以邪僻耶曰東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

之理不作聰明為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曰此章与七章分明是譏反於王也故先生於民勞首章

言此二詩雖不專為刺王而發然其

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者是也

○价音人維藩叶分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

懷德維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無獨斯畏叶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強國也

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園心所謂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

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詩

王所恃以衛國家者在此數者苟備之以德則无不寧矣

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惟城亦當以德懷之也

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向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

也言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向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

諸侯外特翰以爲宗子則爲藩垣以禦其國如此懷德維寧則懷

治親親爲大雖用子則爲藩垣而資同姓以爲翰翰者

宗曰宗子其意反覆言同姓以爲城垣者所持以固也曰大

而德之在我乃无形之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勢

勢也故獨曰維寧焉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

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

可畏者至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叶謨及爾出王音往昊天曰日叶得及爾游衍

叶怡

戰叶反

賦也。渝變也。如迅雷風烈。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且亦

明也。曰與明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

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濟也。其怒而變也甚矣。

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才有些放肆則他

在茲謂此也。又專戒其同列也。器也。謹也。誇也。皆

憂謹也。皆戲謔之事也。管管也。憲憲也。油油也。夸毗也。皆

馳驅之類也。後四句熟讀而詳玩之。可見天之於人无所

不體而與起人心畏天之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可一毫不息而不可射思。皆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

事而無不在也。謂善言固天體物而無不在是也。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

天不在是也。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問

物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體在物上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皆有仁曰然天

詩卷第十七

序凡伯刺厲王也。周禮曰：凡伯，周之大夫也。左傳云：凡伯，周之大夫也。凡伯，周之大夫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二十二句。

板八章章八句。

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以戒

也。揚仲思問此莫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謂故

入為王朝卿士春秋書天子工使凡伯

來聘則凡伯亦其苗裔也

